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七回 童海川收徒李家店 侯振遠應邀巢父林

上回說孔秀在常州行竊，姑娘用彈弓打他，「啪啪啪」，孔秀的脖子後腦勺，脊梁骨，屁股蛋，這一陣彈弓，可把孔秀打得夠嗆。「唔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，這位姑祖宗打得真准。」孔秀慌不擇路，他往後院跑，姑娘追著打。

正好後邊是一趟街。東門外正對著路東的清真飯館「滿春園」。趕巧樓上有個年輕人，看上去二十多歲，正扶著欄杆，往衙門裡看，一眼就看見孔秀往衙門口這邊跑。這個年輕人扶欄杆一飄身，「唰」的一下翻身進了衙門口，張開雙臂把孔秀給攔住了。孔秀一看這個人七尺上下，細腰窄背，身穿藍綢子長衫，白綢子褲子、汗衫兒，腰繫絨繩，緞靴子高勒兒白綾襪子，鬆散地梳了一條漆黑油亮的大辮子。面如冠玉，劍眉朗目，鼻直口正，大耳有輪，是一個個儻不群的英俊青年。

後邊這個姑娘邊追邊喊：「師哥，這個人上咱家窺探，被我給追出來了。」

年輕人說了一句：「知道了。」看了看孔秀，便問：「你是哪的朋友？為什麼越禮胡行，我們家中只有小妹在家，你因何前去？」孔秀一瞪眼：「混賬東西，你不要多說，我是正門正戶的，管你什麼姑娘不姑娘的，因為她是個小姑娘，一個人在家，我若下手多有不便，要是你在家，那我早就偷你個混帳王八羔子了。」年輕人也大笑起來：「朋友，這一說你倒有理，我們倒沒理啦。」「一點也不錯的，我又沒拿你們什麼東西，可是這個小姑娘打破了我的頭，還要追著打。你又來截我，天底下還有好人走的道沒有？」這姑娘聽了也不敢笑，怕師哥數落自己。這年輕人把臉一沉：「你偷盜竊取反而有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孔秀伸手把搖山動拿出來，往自己襖袖上蹭，一邊蹭一邊往前走：「你要問我，姓孔名秀字春芳，任你走遍天下無遮攔探囊取……」

「物」字還沒說出來，冷不丁兒用小刀對準年輕人的胸前便紮。孔秀原以為這個年輕人沒有經驗，哪知道他受過高人傳授，只見他不慌不忙，用了一招斷掌，「啪」的一下，「鐺啷啷」把小片刀打飛，臥腰一腳，「嘭」地把孔秀踹出一溜滾去。「哎呀！」孔秀想要起來，辦不到了。年輕人一個箭步過來，磕膝蓋頂腰眼兒，抹頭頂攏雙臂，把孔秀給摑啦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南牆上有位老人家咳嗽一聲：「孩子們，黑夜之間與何人動手？」男女二位都叫了一聲：「師父，您快來。」也沒看見老人家怎麼現身，離孔秀有三丈掛零，一陣風似的就站在了孔秀的身旁。孔秀嘴可不閒著：「我說這位老爺爺，您給說句好話，把我的綁繩解開，我好給您行個禮，免得叫您挑眼。」老人家一聽大笑起來：「把這位的綁繩解開。」年輕人過來給孔秀解開。孔秀站起來一看這位老人家，是個大身材，猿背蜂腰，身穿藍綢子長衫，挽著袖口，腰繫駱駝毛繩，白綢子小褂、藍綢子中衣兒，高勒白襪子，寸底福字履。赤紅臉，頭頂全歇了，白剪子股小辮垂於腦後。兩道蠶眉，雙鬢斑白，壽毫長到唇邊。虎目如燈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塗。一副銀鬚滿胸前，不散不亂，真是發欺三冬雪，須壓九秋霜，老馬嘶風，雄心不減。

孔秀說：「老爺子老前輩，小子給您叩頭了。」「起來起來。」「老爺子貴姓啊？」老人搖搖頭，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有門戶麼？師承誰呀？」

「我名叫孔秀，自幼父母雙亡，拜「神手東方朔」陶潤陶少仙為師，學的就是偷盜竊取。可門規很嚴，小子不敢做損陰喪德之事」。老人點點頭，「你說得不假。不過萍水相逢，我想勸你幾句，這偷富濟貧，恐怕也不是長久之策吧。你二十多歲，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，豈能把這錦繡年華白白虛度。應該堂堂正正的做番事業，揚眉吐氣地走路，應該找個安身立命之處。陶少仙是你師父，這個人品性端正，偷富濟貧一輩子，結果還是兩袖空空，老境堪憐哪！你應該另投師門，重學技藝，找個正當事情乾乾。不然日月蹉跎老將至矣，那可就一事無成。我看你是兩隻鮮眼，這很難得，可不能用在正途上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嘛。把你的刀拿過來。」孔秀答應，把刀撿起來遞過去道：「老爺子，我聽您的話，改邪歸正，您可不要殺我。再說我這口刀專為挖窟窿偷人用的，也沒有刃。」「哈哈……」老人家一陣大笑：「冤家，老夫殺你何須用刀哇！」老人家把刀用左手接過來，把刀尖兒夾在右手中指和食指中間，左手一推刀把，「嘿！」就看這刀「喀喀喀」圍著兩個手指轉了三圈兒。（好麼，成了鐘錶的發條啦！）孔秀看得傻眼了：「老爺子神力，小子低頭服輸了。」「哈哈，你再看這個。」老人家把二指抽出來，攥住刀把，左手在刀把前邊也攥住，右手往下拉，左手往前一推，「唰」的一下，小片刀又直啦。「哈哈，孔秀，你看如何？」孔秀「咕嚕」就跪下啦：「老爺子，我這是『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口邊拔須』，您老爺子恕罪吧。」

這孔秀哪知道眼前這三位是誰呀？常州府北門裡清風巷東口路北第一家住著的這位老人家，姓冷名鎮表字遠回，江湖人稱百折不撓青雲叟，十二劍客里數的著的上上人物，掌中一口劍，內外兩家俱臻絕頂。

挨著老劍客西邊住的是「賽兒飛行俠」苗澤苗潤兩的家，論輩份論資格，苗老俠可比不上冷老劍客。苗老俠紅毛寶刀一口，天罡刀三十六路，也很了不起。老妻去世，只留下一個女兒，名叫飛霞，從五、六歲就跟隨冷老劍客學藝，全憑一口劍、一把插把彈弓。劍客爺們給起了個美稱，叫金弓女二郎，今年才十五歲。這女子不但功夫好，人品也出眾。男青年名叫滿玉華，是個清真教徒。這滿春園飯館就是冷苗二老拿的本錢，由滿玉華當掌櫃。苗老俠去山東訪朋友，冷老劍客在家。孔秀畫的粉跡，冷老劍客早已發現，便到家裡囑咐飛霞，晚上留神。又去飯館告訴玉華：你叔叔家今晚興許要鬧賊。

孔秀一來，冷老劍客就看出來是個「初出茅廬」的人物。姑娘在屋裡坐著等孔秀，他可就到啦，姑娘到屋裡取劍拿彈弓，掛彈袋從後面打將出來，老劍客爺知道孔秀的能耐不大，怕孩子們把孔秀給殺了，便制止弟子，又現絕藝警告孔秀。冷老劍客叫玉華取來紋銀二十兩，「給你拿了去，希望你回頭猛醒，萬一偷盜有本領的人物，焉有你的命在？老夫不是逞強，只是讓你明白。」

「我謝謝老爺子。」磕了個頭，然後帶起搖山動走啦。

孔秀離開常州往北走，到了揚州拜見老師陶少仙。孔秀提起自己挨打的事，陶老英雄心中難過，也願意孔秀另投老師。孔秀才來到直隸清河油坊鎮，打聽李源是位有名的老俠，他頭頂門生帖兒前來拜師。跟李源見面時，孔秀把從前的經歷都作了說明。李老俠想了想說：「收下你吧，不過今後要改掉你這偷盜惡習。」沒想到孔秀一學武藝，事情根本不那麼簡單。李老俠的功夫是硬功，孔秀練不了。兩年也沒學出一點眉目來。孔秀萬般無奈，偷了老俠二十兩銀子跑啦。李源知道以後這個罵呀：「好小子，竟敢偷師父。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哪！」倒是李大奶奶直勸：「徒弟花你幾個錢，你還生氣，算了。」孔秀離開油坊鎮已經三年多啦，又從江南回到清河，想起師父來，這樣今晚才趕到油坊鎮。遠遠聽到師父在喊，他順著莊稼地走出來，沒想到叫李老俠打了一棒。韓寶已經逃走。李老俠把他解開，問從什麼地方來？」師父，我從揚州來。」「跟我回家。」爺兒兩個順東牆走進來。先給王爺請安，細細地把剛才的事情一說，王爺很高興，「老俠客，這倒是件好事，咱們的事情好辦了，總算知道國寶是誰偷的啦。」海川問道：「哥哥，怎麼韓寶跑啦？」又指孔秀，「這是誰呀。」李源道：「海川，要不是他，我就把賊人給拿住啦。他是我徒弟孔秀。快給王爺磕頭。」孔秀先給王爺行禮，再給海川行禮。王爺很喜歡孔秀。李源一想，海川正在用人之際，王爺也需要有人侍奉，何況海川還要自立門戶收桃李哪，不如讓孔秀拜童林，學點內家功夫。

老俠便把自己想法跟爺兒倆一說，王爺挺樂意。海川想了想說：「哥哥，我就先收個記名弟子吧。」李老俠才讓孔秀拜師。孔秀給海川磕了八個頭，再給王爺磕。然後給李源磕，改口叫伯父，彼此道喜，然後都坐下。

李源跟王爺商量，「今晚之事，說明不是侯門弟子盜的國寶啦。看來我們該著手訪韓寶他們，可他們家裡有大人哪，八卦山李昆是武林高手，我想歸根到底還是要去見李昆。王爺，如果要見李昆，就不是我和海川能辦到的。咱們還要去山東見雙俠，一定請出侯老哥哥來，那是武林中的佼佼者。再說還要通過他帶著海川多認識武林高手，更需要他幫你創立門戶哇。」王爺、海川從心裡敬佩李源想得周到。王爺道：「李老俠，您說得太好啦，海川你真得謝謝哥哥。」海川就要行禮，李源拉住說：「你們爺倆休息，明天還要趕路。我帶孔秀到後邊見見他伯母去。」這樣侍候王爺躺下，孔秀隨老人家到後面見伯母還有師弟們，不在話下。

一夜無事。次日清晨，爺幾個吃完早飯離開油坊鎮，踏上大道，孔秀背著大褥套，大傢伙兒說說笑笑頗不寂寞，進山東走濟寧州直奔東昌府。爺兒幾個正往前走，李源用手一指：「王爺、海川請看，東南方向就是巢父林。」

王爺一看，喝！黑壓壓霧沉沉，煙霧瀰漫，一望無際。「哎呀，李老俠，怎麼這麼大的樹林哪？」「這個樹林，方圓近百里，裡邊有百八十個大小村莊鎮店。不是本地人，不用說人行小路，就是大車道也找不著哇。」「噢，這個大森林有年頭啦。」「爺讀書多年，知識淵博，一定知道，相傳有巢氏積木為巢，到他死後，後代人就把他葬埋於此，所以才叫巢父林。巢氏的墳就在林中正北。一道大河，從東南方向流出巢父林，這就是明堂河。這裡是水旱保收，景致清幽的好地方。」說著，可就來到樹林附近，但見森林浩渺，樹葉颯颯，好不怕人。桑柳榆槐松柏，應有盡有。王爺他們隨李源一進樹林，林中濃蔭蔽日，雜草叢生，頓感涼爽。再往裡走，只見一片綠油油的莊稼，禾苗茂盛。水網交錯，都是從明堂河流出來的支流，百姓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安然自在。離侯家莊越走越近了。這不過是百戶人家的小村莊，周圍樹林圍繞，一條寬敞的街，侯家在村西口路北，外邊都是土地圈兒，裡面全是瓦房。大門敞亮，座北朝南一邊四棵大門槐。路南是個大場院，足足有三十多畝，門口有不少的長工月工。台階上站著一位一身粗布衣服的老頭，鬚髮皆白啦，這是侯家的老總管侯寶。老侯寶一眼就看見了李源，別看這麼大的年紀，腿腳很利索。趕忙帶著幾個人迎了過來：「李老員外爺，侯寶給您請安，您有些日子沒來啦。」李源可不敢受他的禮，搶前幾步攔住道：「老哥哥，您倒好哇？」「托福托福。」李永、李寬過來磕頭，「侯寶大伯您好。」

侯寶作揖還禮，「折壽折壽」。「侯寶老哥哥，您快到裡邊提一聲，我和北京的朋友看大爺二爺來啦。」「是是。」

年輕的攬著侯寶總管往裡走，沒想到侯二爺正出來，連王爺海川他們都看見啦。有這麼句話：「在家無常禮」，侯二爺光著膀子，手裡一把大芭蕉扇，「唵噠唵噠」扇著就出來啦。侯寶喊道：「二員外爺，快換衣服去，來了北京的客人啦。」其實，侯二爺已經看見李老俠啦：「不就是李源賢弟嗎？」

可再一看，還有海川和另一位生人，老俠臉一紅，撒腿往裡跑。

說話間，侯老俠侯振遠帶著弟子們出來啦，王爺眼睛一亮。只見老俠中等身材，身穿米色綢長衫，白綿綢褲子汗衫兒，白色高勒襪子，寸底福字履，大紅緞子鑲邊，上邊五福捧壽，紅緞子沿邊兒，雪白的寸底，上邊連個泥點兒都沒有。頂都歇啦，白剪子股兒的小辮，臉上皺紋堆累，飽經風霜，兩道鬚眉壽毫老長，一雙虎目含威，賽似兩顆明燈。鼻如玉柱，唇似丹朱，一副銀鬚胸前飄灑，這可就難得啦。多數老人下半截鬚子都發黃，可侯老俠全是白的，不散不亂，根根透風。形神瀟灑，一點武夫之氣沒有，文謔謔好像一位教書的老先生。王爺再一看，這位老俠左肋下佩帶一口寶劍，綠沙魚皮鞘，金飾件，金吞口，藍帶子勒把兒。雙垂藍色燈籠穗兒。這口寶劍折金斷玉，削鋼剝鐵，價值連城，名叫「龍淵古劍」。老俠客今年八旬開外，精神矍鑠，按劍把往外走，步履剛健，面帶笑容：「李源賢弟。」李老俠搶步過來跪倒磕頭，「兄長，您倒好哇。」侯老俠雙手相攬：「賢弟，愚兄怎敢受此大禮，托福托福。」海川趕緊走過來，「您是侯老哥哥吧，請受小弟一拜。」

李源趕緊介紹：「哥哥，這是北京來的朋友，童林童海川。」老俠一聽：「久仰久仰。賢弟，你二哥帶著孩子們去北京，多蒙你大力關照，回來一說，愚兄就該立刻去京都登門致謝，奈因俗事冗雜，未能如願。兄弟倒先來了。請起請起。」老俠伸手拉起來。

王爺過來一抱拳，「這是侯老俠吧，久慕高名，夢想眠思，今日得會尊顏，三生有幸啊。」老俠一怔：「二位賢弟，這位是……」海川一樂：「哥哥，這是我主人。」侯振遠恍然大悟：「哎喲，原來是王爺駕臨寒舍。草民不知，死罪死罪。恕草民接待來遲，請千歲恕罪，草民衣冠不整，給王爺叩首啦，」說著跪下來，王爺趕忙雙手相扶：「老俠客請起，本爵此番前來，乃是微服至此，請老俠原諒。」「爺駕光臨，蓬華增輝。先前幾個不懂世事的孩子，到王爺府中攪鬧，真是無法無天。雖說是他們膽大妄為，也是草民教誨不嚴所致，請爺駕開天地之隆恩，饒恕草民無知吧。」「老俠客太謙啦。如無此舉，海川何識閣下？此番與海川冒昧而來，一是得見尊顏，二有大事相求，願與老英雄盡敘肺腑之言。」侯振遠一聽，心中沉吟：這爺倆不遠千里來到山東，屈尊下教，到底有什麼事情呢？」爺駕，侯振遠恭敬不如從命啦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侯二爺穿好長衫，紅光滿面的出來，海川跑過來磕頭：「二哥，小弟有禮啦。」二爺抱住「兄弟兄弟，歡迎歡迎。」李源過來行禮：「二哥，您好！」「哎呀，承問承問。」海川拉著二爺，「您這兒來，我給您介紹介紹，這是王爺，我的主人。王爺，這是我哥哥侯杰。」侯二爺搶步行禮：「草民接待來遲。」王爺伸手抱住，衝著侯杰侯二爺的光頭大笑：「哈哈，二俠客好亮啊。」「嘿，王爺見面就跟老頭兒開玩笑了。」侯二爺臊得滿臉通紅。李永，李寬過來給兩位伯父行禮。海川叫過孔秀給兩位老伯父行禮。

眾弟子也過來給王爺叩頭，然後又都見過李源、童林。

家人接過被套包裹。侯振遠抱拳，請王爺和李賢弟、海川到裡邊。進大門過垂花門，穿過腰廳，來到北大廳，王爺看著房屋整齊，院裡栽種異草奇花，濃郁芬芳，十分幽雅潔靜，不由得暗中贊歎。他們把被套放到廊下，底下人打簾子，來到屋中，几案方桌，明窗淨幾，四壁上掛著字畫，真草隸篆都是名人手筆，也有侯老俠自己寫的，真是琳瑯滿目。王爺就知道侯振遠文武全材。大家擲土、擦臉、嗽口，然後入座品茶。老俠才問海川、王爺，「爺和海川怎麼會和李賢弟同時來到山東呢？」王爺把經過一一說明，並且還說有要事請老俠鼎力相助。「海川，你不妨把事說給老俠客聽聽吧。」海川就從自己學藝開始，一直說到困京師，王府當更頭，五小俠鬧府，出任教師，打賀豹、丟國寶、奉旨捕盜，自己如何想的，王爺怎麼說的，下山東送單刀拐，韓寶行刺，詐出實話，由兄長李源帶我們來到山東拜見兄長，詳細說明。

王爺這才搭話：「老俠客，本爵此次專程來山東，就是懇求你大力幫助，拿住韓寶、吳志廣，請回國寶，請老俠萬勿推辭。」侯振遠一聽，一陣為難。

本來自己年過八旬，與兄弟闖蕩江湖這麼多年，仰仗朋友們的捧場和自己的武藝，可以說沒栽過跟頭。急流勇退，見好就收，壽終正寢，蓋棺定論，也算不錯啦。現在海川、王爺親自相邀，要說拒絕的話，難以啟齒；如果答應下來，哎呀，我八十多啦，韓寶、吳志廣是八卦山的弟子，我侯廷的本領能敵八卦山嗎？萬一栽個跟頭，豈不壞一世美名。千思萬想，左右為難。又一想王爺親到山東相請，得啦，士為知己者死。便一拱手道：「王爺，海川，按理說侯廷技藝微薄，唯恐有負王爺重托，不過海川既以我為識途老馬，好吧，我情願出力協助。」王爺一聽都站起來啦。王爺多聰明啊，他知道侯振遠是發自肺腑的話，他更知道功成名就的八旬老人出山是多麼不容易。「老俠慷慨仗義，本爵實深敬重，我替海川謝謝。海川，還不給老哥哥磕頭道謝！」

海川撩衣跪倒：「謝謝兄長的厚愛。」「賢弟請起吧。」海川又給二爺侯杰和李源磕頭道了謝。然後酒宴擺下，海川又叫阮和把被套內的單刀拿出來。

王爺居中而坐，大家相陪，輪流勸酒。王爺看到綠林俠義的豪爽，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哇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老總管侯寶進來啦，走到侯廷的旁邊，低言悄語說了兩句，老俠點頭：「叫他進來。」「是。」侯老管家出去啦。一會兒功夫，從外邊進來了一個人，王爺一瞧，這個人看上去在五十多歲，雖說瘦小枯乾，倒也顯得精明強幹，矮身材，一身土布褲褂，腳下搬尖灑鞋，打著皮響子，黃臉膛，黃眉毛，黃眼珠，小鼻子頭，四字口，薄嘴唇，黃頭髮打著小辮。

斜背一個小包袱，滿臉風塵。進來之後，先給侯振遠磕頭：「王三虎給老爺子行禮。」起來又給二爺磕頭：「給二老爺子行禮。」二爺說：「這麼大歲數，快起來吧。」「謝謝二位老爺子。」「三虎，你回家有事嗎？」「有封書信請老人家觀看。」說著話，王三虎取出一封信來，往上一遞。侯老俠伸手拿過來，抽出信紙，仔細觀瞧。看完之後，把信收起：「三虎，你把事情詳細說說。」「是。」王三虎這才備敘前情。

原來侯振遠他們哥倆，對徒弟十分慎重。杭州上天竺街住著一個人，姓黃名燦表字金鐸，家裡十分豪富。他自幼練武，苦於得

不到名師指點，離開鄉井來到山東投師訪友。後來聽說巢父林有侯老俠，就托人把自己帶進巢父林侯家莊，住在東頭德義店內，第二天頭頂門生帖，來到侯家跪門拜師。家人們問清後，回稟老俠，侯振遠叫下人告訴黃燦，說自己年邁體衰，沒有精力授徒，請他另投名師去吧。黃燦無奈回店，次日又來跪求。一連半月，天天都來跪門，老俠還是不收。黃燦回店，晚上獨對孤燈，發起愁來，有些意懶心灰。這個時候店伙計進來了：「這位爺台有什麼心裡不痛快呀？」「唉」黃燦歎了一口氣，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：「我千里迢迢到山東，慕名拜師，可老俠拒而不納，自己心裡難過呀。」伙計搖了搖頭。「爺台，您的辦法不對呀。」「怎麼？」「您從江南來，是好人，還是壞人，侯老爺子都不知道，人家能輕易授藝嗎？」黃燦一聽，點了點頭：「伙計，你說得對，可怎麼讓他知道呢？」伙計一樂：「客人，我給您出個主意，那位老管家侯寶，在府上最有威信，您給他買份禮物，再去磨他。只要他一說話就成啦。」黃燦聽了伙計的話，真的買了一份重禮，來到侯家要見侯老總管，下人給通稟進去，有人把他領到東院來見管家，黃燦見著就磕頭：「老主管，黃燦給您行禮。」

侯寶把他扶起來：「你叫黃燦？快坐下，聽說你來了不少日子啦。」黃燦就把求師的事細說一遍，老侯寶點點頭：「黃燦哪，我勸你回家，我們員外爺脾氣古怪，不好說話，你托誰也不行。他要說不收你，就是不收你呀。」黃燦先把禮物送上，然後苦苦哀求。時間長啦，侯寶真是被磨得夠夠啦，這才答應：「黃燦你回店去，明天早晨來吧，我替大爺收下你。」黃燦高興地趴地下磕個頭。當天晚上侯寶來到客廳，見雙俠行禮坐下，侯寶把黃燦求師的事情提啦：「我替大爺收下黃燦，一來這小孩不像是個壞孩子，二來聽了他的家世，也還可以，我讓他明天來。」這樣才收下黃燦。

黃燦在山東練藝八年，功夫很不錯。這一天，他向師父提出想回家看看，老弟兄答應下來，黃燦回家，街坊鄰居，親戚朋友，都來看望，才知道他學了一身武藝。沒有多少日子，親戚朋友拿出五萬兩銀子，黃燦自己拿了五萬兩銀子，在上天竺街開了個鏢局，臨街大門臉，裡邊有二百間房子，油刷一新，寫好了匾：「金龍鏢局」。一切就緒，黃燦來到山東，面見老師，一來請老哥倆帶著師兄弟們去巡遊江南，二來請侯寶大爺去杭州玩玩，三來請師父把有經驗的老人兒給介紹幾位。侯振遠先叫王三虎帶著十幾個人去杭州幫忙，侯氏雙俠帶徒弟們去杭州為金龍鏢局開張剪彩，回來再叫侯老管家去杭州玩玩。事情順利辦好。這以後，侯寶經常去杭州住幾個月，黃燦年節准來山東。這買賣可就做起來。非常興隆。年終結賬，雪花白銀盈餘十幾萬兩。

誰看著都眼紅啊。

在下天竺街住著一位武林人物，姓潘名龍字宏鼎，江湖人稱威鎮長江，為人仗義疏財，很有血性。他跟黃燦關係不錯。潘龍幼年時拜在宣化府秋林寨，師父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老俠，姓秋名田字佩雨，人稱獨佔北方笑鬮頭南極崑崙子北俠客。此人年近九旬，受異人傳授，掌中一口轆轤大寶劍，斬金斷玉，當年秦始皇佩此劍斬過荊軻。天罡劍三十六式，打遍天下無敵手。潘龍還有一個師叔，是個出家人，名叫法禪，江湖有名的鐵背羅漢法禪僧。他和北俠是親師兄弟，又是雲南八卦山李太極的拜弟，身為四莊主。潘龍是當地的大財主，看別人有錢，他並不生饞。可他手下有個伙計，叫蠍子白亮，這個人心術不端，幾次鼓動潘龍說：「咱又不是無名之輩，幹什麼都叫黃燦掙去，咱也開個鏢局，最起碼也爭他一半買賣。」潘龍說：「我跟黃燦從小就是朋友，他掙個錢不好嗎？再說這樣做也不仗義。」白亮說了幾次都不成，他又攬掙潘龍的兒子金角鹿潘震，這個年輕人叫白亮說活了心，跟他父親磨，潘龍一想：得啦，開一個吧。您想他自己有錢有房子，從外表上看跟黃燦那邊差不離，叫「飛龍鏢局」，同行同道的鏢局來了不少人祝賀，黃燦也帶著鏢師們來賀新掛紅。買賣開張以後倒也不錯，但比起金龍鏢局，生意要差一半，白亮他們就生氣，往潘龍的耳朵裡吹風，讓他設計把黃燦擠垮。雖說船多不礙江，可也擠得慌啊。黃燦跟王三虎商量：「三哥，飛龍鏢局那邊和咱們有些爭啊。」王三虎也看出來啦：「黃鏢主，你這幾年也掙下幾十萬兩，說真的是夠過幾年啦，廣廈千間，夜眠八尺。你跟潘鏢主是多年鄰居，潘鏢主是個好人，口快心直。可這人性如烈火，耳根又軟。咱們不要因為買賣傷了和氣。依我說就讓他們幾份買賣。咱們少做些。你樂意嗎？」黃燦一聽很高興：「三哥，難怪人家都說您心地忠厚善良，您跟我想到一塊兒去啦。不過我想的跟您想的不完全一樣，咱們讓他們鏢行買賣，也可以乾點別的補上。」「別的幹什麼？」「我正要跟您商量。我有個朋友，在錢塘縣衙門裡做事兒。我看西湖裡的魚真多，咱們花幾百兩銀子辦張魚帖，再置幾十隻打魚船，不就行了嗎？」王三虎一拍大腿：「黃鏢主，還是你年輕，腦子好使。對對，這樣，咱們不至於跟『飛龍』家傷和氣，你辦吧。」

沒有半個月，魚帖辦下來，打造了五十隻船，又花錢請了幾位把式，制了幾十副網，放船打魚，好發利市啊。這打魚的盈餘勝過保鏢。鏢行買賣儘量往飛龍家推，實在是老主顧推不開的才應下來。沒想到這些主顧，即使是黃燦金龍家不保，也不願去找飛龍家。飛龍家的生意日漸蕭條，潘龍也很發愁。晚上白亮進來。「潘鏢主，您知道嗎？」「什麼事？」「『金龍』家不但保鏢欺行霸市，看來買賣也讓他們搶啦，他們辦下魚帖來，西湖打魚，『金龍』家發了老財啦。您說，他們讓別人吃飯不？」潘龍一聽心裡可不痛快啦。第二天到西湖一看，金龍鏢局熱火朝天地打魚。潘龍一想：「好啊！黃燦，咱倆對著乾吧。」他也花錢請客，辦一張魚帖來，再買幾十隻船，由白亮率領下湖捕魚。錢塘縣令把黃燦、潘龍都找到衙門，當面說清，以「三潭映月」為分界線，西邊由『金龍』負責打魚，東邊由『飛龍』負責打魚。雙方各不相擾，任何一方不准越界捕魚。

黃燦回來後，十分生氣，他想：真是人善有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我對得起你姓潘的呀！保鏢我讓你，怎麼我打魚你又找上門來，你是成心跟我過不去呀！看來禍到臨頭須放膽，我鬥鬥潘龍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王三虎進來，黃燦便說：「三哥您坐下，我跟你說，我要跟潘龍鬧事，他不能得寸進尺。」

王三虎一搖頭：「黃鏢主，您不是夠花的了嗎？讓他們也吃口肥的，雙方打魚也可以麼，不必傷和氣。」黃燦一想：「對，三哥，您的心意我全明白，惹氣傷財，忍了吧。」

您說這事情也真夠蹊蹺：飛龍鏢局不打魚的時候，西湖裡的魚真多，他們一打魚，三潭映月以東的魚，就好像有人通知一樣，連一條大的都沒有，奇怪的淨是小魚，可三潭映月以西的大魚直跳蹦兒，一網下去就好幾十斤，喝，可把白亮他們氣壞啦。回來跟潘龍一提，他也很生氣，保鏢乾不過黃燦，打魚也乾不過黃燦，莫非魚也捧黃燦嗎？不過這沒法了。「白亮啊，既然到了這種程度，咱就認晦氣倒霉，過些日子也可能咱們這邊有，他們那邊沒有，湊合著乾吧。」

潘龍並不想把事情鬧大，可白亮不安本分。第二天打魚的時候，他就帶人越境，果然一網下去可真不少，一連撒了十幾網。這一來，金龍鏢局的船可就不讓啦：「飛龍家的，你們過界啦。」白亮他們只好回來，當晚收工，潘龍知道了這事：「白亮，這麼乾不好吧。」白亮卻不在乎：「咳，這算什麼？」第二天白亮帶人打魚，他總是用話來煽動這些人，抽冷子就攔過十幾船去，打幾十網就過來。這件事傳到黃燦耳裡，黃燦一想，街裡街坊不要傷了和氣，就讓王三虎告訴下人。他越界打魚，就讓他們打一些去吧。可一回是情，兩回是例，後來就全部過來打啦。不管金龍鏢局怎麼喊，飛龍鏢局置若罔聞，我行我素。黃燦也來到湖邊看了幾次。他可有些生氣，想飛龍鏢局得寸進尺，真是忍無可忍。他暗暗地派了二十幾個鏢師，跟著一塊去，「只要『飛龍』家的船一過境你們就打。」果然剛一下湖，「飛龍」的魚船比『金龍』的魚船還氣勢，徑直接闖了過來；金龍鏢局的船迎頭攔住。三說兩說就說不到一起，打了起來。「飛龍」家的人可吃虧啦，打傷了十來個，船也翻了十幾只，灰溜溜的逃到東邊去啦。

白亮氣急敗壞，回來稟報，潘龍勃然大怒：「嘿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。白亮，把受傷的人全抬到後面醫治。」跟著又補充了魚船，第二天潘龍親自帶白亮還有全部鏢師伙計直奔西湖。黃燦聽說飛龍鏢局要拚命，他一想：乾吧，看來再讓也是不行的，便帶了所有的人來到西湖。兩邊的頭領皆在，到這兒就說翻啦，結果打起來。幸虧錢塘縣書辦孟廣仁，呈請縣太爺曹成帶著一部分官人趕到現場制止雙方，就地說合。孟廣仁提出按照府定的界限打魚，不得超越。黃燦一想，見好就收，潘龍也無話可說了。當天晚上，白亮來到潘龍的屋中：「潘鏢主，這虧咱就這麼吃啦？我白亮不算什麼東西，可你潘鏢主在同行同業當中，本是一位有身份的人哪，這一來咱們在杭州還能抬得起頭呀？」「白亮，官府調停，只能如此，再說越境捕魚，責任在我們，怎麼能說栽呢。只能是咎由自取。」「潘鏢主，您沒法鬥他，我白亮就是隻小雞兒我也要啄他一口，明兒我別著刀子找他去，你不知道，人家議論你是

軟貨，我都抬不起頭啦！」這一句話，說得潘龍無名火起，「啪」一拍桌子：「白亮，咱們跟姓黃的拼，告訴鏢局所有的人，明早全帶兵刃，隨我到西湖。我不幸他幾個，我不姓潘！」白亮稱心啦：「潘鏢主，有您這話就成，姓白的絕不含糊！您先給我五十兩銀子，我先安置安置。」「好吧。」

白亮高興啦，拿了銀子，通知大家。您想一個街上，又是一個行業，沒有不透風的籬笆。黃燦知道啦。心想：這是遇見冤家啦，乾吧。也準備停當。次日清晨，黃燦帶人到西湖岸上等候。時間不大，潘龍帶人也到啦。雙方劍拔弩張。黃燦用手指點：「潘龍，黃某對你忍讓，你當做軟弱可欺，鄉里桑梓之情全然不顧，今天咱們拼個你死我活。」說著一按刀把頂崩簧，槍鋼刀離鞘，夜戰八方藏刀式。

潘龍卻是個不善辭令的人——嘴上不行，他也回手拉刀，左手晃面門，右手刀纏頭裏腦，斜肩帶背就砍，「唰」的一下刀到啦！黃燦弓左步，褪頭一躲，右手刀跟步掃擋。潘龍腳尖點地，縱身躲過，兩個人當場打起來。本來雙方都沒有混戰之心，可白亮抽冷子喊了一聲：「哥們爺們，吃過豆面兒，長過豆蟲兒的，來個犛牛陣，一齊上吧！」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，兩造雙方，一二百號人，各持刀槍打在一起，刀光劍影，血肉橫飛。早有本地的百姓飛奔錢塘縣衙報告。縣太爺曹成一聽，十分震怒，命令縣兩名守備率領二百名武士打手，他上了大轎，親自帶領來到西湖岸邊逮捕鬧事頭目，把黃燦、潘龍雙雙拿住，制止了惡戰。金龍鏢局死三名，重傷十二名，輕傷二十四名。

飛龍鏢局死七名，重傷十一名，輕傷三十二名。可把曹大老爺嚇壞了，此事幹係重大，小小的縣令做不了主，立刻傳話：「把潘龍、黃燦押往縣衙。」

黃燦跪在縣太爺的面前：「請示大老爺，此事皆由我和潘龍引起。請太爺開恩，黃燦願取保候釋，因為死傷這麼多人，別人無法處理。待後事辦完，罪人自來衙門領罪，決不食言。」潘龍也要求假釋取保，事畢到案打官司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杭州府知府大人胡文濤來了公事：把案犯帶往府衙，聽候審訊發落。其實胡知府怕曹成吃私，又怕他獨吞，因為他知道黃燦、潘龍都是腰纏萬貫，是當地的大財主。曹成寫了三個稟帖，呈報杭州府，並准予黃燦、潘龍同時取保，兩個人取了保，打了水印兒，各回鏢局，總之一句話，花錢就是啦！掩埋死者，醫治傷者，厚恤家屬，事情平息啦。兩個人來到縣裡，由曹成給他們把案子報到杭州府。花錢請刀筆師爺，各寫供狀，申述理由活動府衙裡外上下，以及錢塘、仁和兩縣。這銀子花得像流水兒一樣，胡文濤大人一來受的賄賂太多，二來雙方各說各有理，三來又牽扯到鏢行行規。結果胡文濤請來兩位縣太爺會審，量後判決：在北高峰下，由雙方出錢，立一擂台，由雙方各請武林能者打擂。期限一百日，限期以內如黃燦敗北，魚帖盡歸潘龍；如潘龍敗北，魚帖盡歸黃燦；如果到限未分勝負，可以延期。開擂時，由錢塘、仁和兩縣令帶員彈壓。雙方在擂台動手，各憑己能，或死或傷由兩方各負其責。

再說黃燦回到鏢局，晚上坐在屋裡發愁，為了爭口氣，花多少銀子是小事。潘龍的師父師叔，都是武林前輩，恐怕自己鬥不過他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王三虎進來啦。黃燦可不敢小看王三虎，一來他是師父跟前的老人兒，二來這是從師父那裡請來的，三來他為人忠厚，總教黃燦往正道上走。「三哥，快坐下。」王三虎坐好。「三哥有什麼事情？」「黃鏢主，我看你從回來到現在，神不守舍，都想什麼呢？」黃燦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，我發愁呀。」「發什麼愁？」「三哥，這立擂之事，恐怕小弟我鬥不過姓潘的。」「哈哈，是不是怕他請人哪？」「對呀！他師父師叔都是了不起的高手，咱們只能甘敗下風呀。」「他請人，你不也會請人嗎？」「唉，三哥。咱們到哪裡請高手去？」「黃鏢主，緊要關頭，你可應當報告他們老哥倆。」黃燦聽了一個勁的搖頭：「您說請我師父師叔去？」「當然哪。」「不成！我自己闖禍自己擔，再說，我沒有孝順過師父，他老人家偌大年紀，我不忍心去找麻煩。」

「你錯啦，我侍候老爺子幾十年，他的為人我明白，他沒事不惹事，有事不怕事。你這件事不經過他老人家絕對完不了。你是他徒弟，他也絕不會袖手旁觀。你寫信吧，不清楚的地方我替你代稟。」黃燦無法，把信寫好，讓三虎帶路費來到侯家莊，三虎沒想到這裡正招待王爺、李源、海川他們哪。

三虎說了以上經過，王爺他們一聽也很生氣。老俠聽完卻微微一笑：「你下去休息，然後帶路費回去見黃燦，告訴他，我很快就去杭州，見面再談吧。」

王三虎答應著行禮出去。王爺可就怔啦，心想老俠已經答應海川拿二小請國寶，怎麼又答應徒弟鎮擂哪？王爺不好意思問，他用眼看李源，李老俠可就明白啦，他一抱拳：「哥哥，我問您一句話。」老俠點頭，「大弟請講吧。」

「您已經答應海川賢弟捕盜，怎麼又應黃燦賢姪的擂台呢？」老俠笑了笑說：「大弟有所不知，韓寶他們盜國寶留的字箋上有一句『棒打三江任縱橫』，看來他們在三江地面有朋友，他們作案後絕不敢回雲南。我知道李太極門規極嚴，看來他們只能在外面漂游，只能去三江躲避，這是第一。還有他們既然在你府上行刺，看來這二人仍在附近，我們去杭州鎮擂。實際引蛇出洞，這是第二。還有，海川要獨興一家武術，擂台能招來四海人物，可使海川多與武林接近，多交朋友，才能立足武林哪，這是第三。第四，既然海川隨著爺駕離開北京，爺駕又喜歡武林一道，也讓爺駕耳聞目睹一些武林俠義道的情形。何況海川原來還要賀個江湖美號，戴一朵守正戒淫花。這些都必須由你我弟兄完成。大弟，你想過沒有，如果由你我弟兄出頭，遍撒書箋，人家還有個瞧得起瞧不起咱們呢！如果借著杭州立擂，不就省了你我的事了嗎？王爺、李大弟、海川，你們爺仨聽我這話對不對？」王爺聽了心裡很感激：「老俠心細如發，辦事周到，太好啦。本爵明白老俠客的深謀遠慮。拿二小請國寶事當然重要，可實在拿不著他們，還可以去雲南找到他們家的大人去要嘛。而這杭州擂對海川初入武林倒是個千載難逢的良機。本爵謝謝您，也替海川謝謝你們幾位。」說著就作揖，海川也感激地站起來給兄長磕頭。飯畢，大家喝茶暢談，老俠又叫阮和阮壁等收拾東西物件，以及衣服行李，準備了馬匹，又陪著王爺，來到村口外轉了個大圈兒。侯家莊周圍也是大樹叢林環繞，風景十分優美，王爺遊興很濃，又逛逛有巢氏的墳墓，明堂河水碧綠澄清，游魚可數，直游到夕陽西下，才回到家中。侍侯王爺擦臉、嗽口，掌上燈來，擺好酒席，牛羊二肉。酒過三巡，菜上五道。

正在這時候，就聽見「噹啷啷」，外面響起了急促的鑼聲，這是村中救火的鑼聲，阮和從外邊進來說：「師父，侯家莊周圍起火。」老俠一聽站起來，連王爺都往外走。海川把鉞包袱打開，懷抱雙鉞，也走了出來，站在院中。一看天都紅啦！分西、北、東三面燒的，一片「救火」的喊聲。其實海川一出來就聞到硫磺、硝磺的味兒很大，知道這是有人故意放的火。老俠客侯振遠能聞不出來嗎？老人家心裡不是滋味，多年來侯家莊百姓，由於我弟兄在此居住，連個草刺都沒損失過，怎麼今天王爺來啦，倒有賊人放火。臉面何存。「李源賢弟，你在家中保護王爺。二弟候杰，你帶閻保、鮑信、侯俊、侯玉、張旺還有一部分家人分頭救火。告訴鄉親們，只保人口平安，房屋柴草被焚，事畢皆由我弟兄賠償。」「是。」「阮和跟你師弟保護家宅。」

「是。」老俠一回頭：「海川隨我來。」說著一按劍把，右手一撩長衫，「嗖」的一下，直奔西箭道。哥倆一前一後，越過花園大牆，後面一片火海，街坊鄰居都在救火。海川納悶兒，哥哥要上哪兒？原來侯家莊西北方向有一片丘陵，最高的有十幾丈高。老俠想：仇人放火，火燒起來，他們很稱心快意，必要找個高處了望，這個地方最好不過，哥倆剛穿過一片小樹林。借火光抬頭看，喝！海川這高興啊，上邊果然站著四個人，海川認識倆，侯老俠認識倆。海川認識的兩位是韓寶、吳志廣，那兩位都在二十歲掛零，一身夜行衣，斜背小包袱、背一口鋼刀。

原來韓寶、吳志廣已經知道李源帶王爺他們去山東巢父林。兩個人一商量，他們決定暗中跟隨，趁機下手行刺，就這樣來到東昌府城中。他們到東大街一看路邊有座飯館，裡邊刀勺亂響，香味飄溢，字號是「醉月樓」。門口十分潔淨，門上有一副對聯，上聯是「猛虎一盅山中醉」，下聯是「蛟龍半盞水底眠」。韓寶說：「哥哥，咱們先吃飯吧。」吳志廣點點頭，兩個人一進屋，伙計就迎來，「二位爺台樓上請，上邊涼快，座位也寬敞。樓上看座位！」上邊一搭話，兩個人便走上樓去。樓上有雅座也有散座，二

人找了個靠窗的地方，伙計擦抹桌案，端酒上菜。兩個人很快吃完，「伙計算賬吧。」

伙計樂呵呵地搖頭，「爺台，有朋友候您二位的飯賬啦。」兩人都一怔，人生地生誰候賬呀？這時候，雅座一扯簾兒，出來二位，「少莊主爺，我們小哥倆給您請安啦。」說著話就行禮，韓寶他們一看認識，八卦山後莊菜園子的小頭目過牆小蜜蜂吳得玉，窗前一枝花柳未成。他們家住巢父林外東北三十里地的李家台，十幾歲就不學好，男人堆裡不走，女人堆裡晃悠，所以才得這麼個外號。後來他們想拜侯老俠為師，寫好門生帖，來到侯家把禮物獻上，家人給他們一通稟，侯老俠叫他們進來。老俠一看，這兩人獐頭鼠目，尖嘴猴腮，二目無神，面色蠟白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。問他們叫什麼名字，二人報名姓還提外號。老俠大怒，派人把他們倆轟出去，禮物給扔出來。

吳、柳自討沒趣，便記恨在心。柳未成還有個弟弟，也叫他們倆給引壞啦。

兩個人想到外地去投師，這才到了雲南，來到金家渡口。在金家酒店喝酒，金榮、金亮一盤問，才知道兩人訪友不遇，這樣兒把他們帶進山來。被八莊主田方派去後莊管理菜園子，一呆四年，這才想回家看看。途中他們在醉月樓吃飯，巧遇韓寶、吳志廣。

四個人見面，倒很親熱，他鄉遇故知麼。吳柳說是探望老家的，又問韓寶怎麼到了山東。「我們跟著童林來的。」柳未成也高興啦，「您二位幸虧遇見我們兩個，不然進不了巢父林哪。我們也跟侯振遠有仇，這回一塊乾吧。」

四個人商議好，出了醉月樓，買了四十根長香，四十斤硫磺礮。到了侯家莊，他們一起看了地勢，晚上把引燃的東西分成四十份，一個人點十份，完了以後到西北角見面，居高臨下看熱鬧。四個人分頭行事，各自點火。等四個人來到西北土山頂上，又等了一袋煙工夫，火才著起來。火大無濕柴。四個人正看得痛快，老哥倆就到啦。海川道：「內有盜寶賊人。」侯振遠一回頭：「愚兄知道，你喊什麼？」老俠客一按劍把，左手一托劍鞘，大拇指一頂崩簧，「噲亮亮」，龍淵古劍離鞘，猶如一道立閃，寒光刺人二目。侯振遠鬚眉直立，虎目圓睜，要劍斬二賊！